

·心·海·夜·航·文·丛·

漏船载酒

兰州大学出版社 LOUCHUANZHAIJIU 伍立杨

心海
夜航文从

漏船

酒

伍立杨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漏船载酒/伍立杨.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心海夜航文丛)
ISBN 7-311-02173-1

I. 漏... II. 伍...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443 号

心海夜航文丛·漏船载酒

伍立杨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白银银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9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173-1

定价:19.00 元

总 序

王春瑜

我将这套文丛起名《心海夜航》，并未深思熟虑，只是灵机一动而已。昨晚得闲，插上炉香，听着光盘里传出悠雅的古琴声，闭目寻思这“心海夜航”四字，觉得还挺耐琢磨。心者，思也，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小雅·巧言》那一首，不就分明吟咏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吗？虽说历代统治者实行牧民的愚民政策，总是想箝制、扼杀百姓——特别是士中有识之士的思想。但是，思想辽阔如大海，无边无际，永不停息地在激荡，在奔腾，在咆啸。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足以证明，有出息的学者、作家，无一不是在心海中扬帆远航，中流击水。加盟本丛书的老、中、青三代作家，自然是概莫例外，或许以杂文鸣于时的牧惠先生、邵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敏锐为读者所熟知。夜航，同样令人遐想，令人神往。就以近三百年来的书史为例，同样叫《夜航船》的就达三部之多，最有价值的还是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公元1597~约1689）所著小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他在此书的序中，引一故事，颇耐人寻味：“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

‘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这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却有脸高谈阔论，而且倘一旦逮着机会，位居要津，肯定摇身一变，立马就成了大儒、文化名人。谓予不信，就看时下某些红得发紫、到处高谈阔论的“士子”好了，若问此辈澹台灭明是谁？恐怕不是张口结舌，就多半胡说是武侠小说里瞎编的人物，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学而劣则仕，神气活现，像煞有介事。加盟本文丛的作家，皆饱学之士，我敢担保，倘若那位和尚活在今世，面对这几位，是难以伸脚的。

俗话说：“三世修来同船渡”。我与本文丛的作家一起心海夜航，是难得的缘分，虽说都是我的友人，但能同舟共渡，也并非易事。牧惠、邵燕祥、柳萌三兄，皆年长于我，他们的作品，风行海内，自然无需我说多余的话介绍。刘庆林先生虽是老报人，但杂文、散文俱佳，其长篇巨构《倾斜的年轮》，更是纪实文学领域揭露“文革”惨祸的优秀作品。伍立杨先生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享誉文苑，他的古文根基，更属难得。前年文学评论家袁良骏兄给我打电话，说：“伍立杨的古文很好，大概有七十几岁了吧？”其实他生于一九六四年。郭梅小姐是加盟本文丛的青年作者。但是，她写的可不是令人难以回味的小女人散文。她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素的女学究，治学、教学之余，写了不少散文，这次结集，能与她仰慕的几位前辈一起问世，她是深感欣慰的。这还是要归结“缘分”二字吧。

癸未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于京华西什库老牛堂

卷一 书影、梦影

- 3 / 弥留犹念黄鲁直
- 5 / 哲人慈悲
- 6 / 闲坐想起陆放翁诗
- 9 /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
- 15 / 读《盐铁论》札记
- 22 / 衰象依稀记牢愁
- 25 / “一片花飞减却春”
- 28 / 打量知识分子
- 31 / 中山先生的人格内涵
- 41 / 美色与人的天性
- 44 / 美影小撮
- 47 / 奇书《重庆客》
- 50 / 美的历险
- 53 / 大宇星如万点尘
- 57 / 古人的现代性
- 60 / 文学与时空心理体验
- 62 / 时光深处的浩叹
- 65 / 倒海探珠 无尽绚烂
- 69 / 局限中升华的美



刻刀下的自由魂 / 72

文学与闲暇余裕 / 76

摆脱心中的围城 / 78

小舟从此逝 / 82

卷二 语文、人文

民初译文的衣香鬓影 / 87

语文忧思小札 / 95

文风一瞥 / 100

译文水准之我观 / 102

报纸和文言 / 105

“汝准是发了疯矣” / 107

文章无味甚于黄瓜 / 109

识字难 未必然 / 112

文字灵幻 / 114

我敬魏默深 / 121

文事近录 / 124


诺奖与语文传统 / 126

粗鄙有害 / 129

武器与文章 / 131

常识与物理 / 133



- 
- 133 / 常识与物理
135 / 风格辨伪
137 / 骸骨的迷恋
140 / 沉郁的魅力
142 / 写景的忧郁
145 / 鬼诗论析
149 / 色彩·美人
152 / 文史学中的刑侦成分
154 / 梦中得句之趣
157 / 中西比喻的殊异点

卷三 人事、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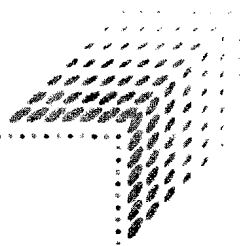
- 161 / 民初国会的蜕变
164 / 黄仁宇的长官
166 / “没肩膀”是时代悲剧
168 / 养生诀与民国社会
169 / 特工太保
170 / 杨军长的爱情观
172 / 无情的故事
174 / 小丈夫用事无善果
177 / 读史一叹

- 书生从戎 君子豹变 / 180
- 铸成大错 谁与怜之 / 184
- 拗书生 / 188
- 征伐余烬拾荒 / 191
- 人心与大势 / 195
- 民国五疯子 / 199
- 民国篆刻说略 / 208
- 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 / 211
- 不要“二手车”,要真实信息 / 214
- 何必冒死以谏 / 216
- 武斗一瞥 / 218
- 天王诗点击 / 220
- 古代妇人之高见 / 222
- 论拥挤 / 223
- 人际的搭配 / 225
- 迷乱的情爱故事 / 229

卷四 热想、冷想

- 地狱中的精神突围 / 235
- 百年身世浮沓里 / 261
- 美与力的大手笔 / 274
- 愁如大海酒边生 / 297





书影·梦影

第一卷

1982.12.18. 1983.1.1. 1983.1.1. 1983.1.1. 1983.1.1.

弥留犹念黄鲁直

钱钟书先生弥留之际，因长达数年久困病床，体能衰微，但他仍以默诗为消遣之法。去世前几天，尤嘤嘤有声，熟识他的老友，晓得他是在轻诵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诗。

以病笃之身，犹念念不置，则被爱者必有特殊吸引力。窃以为钱先生之爱黄庭坚诗，乃以黄诗用典之多，矍矍为旧诗之冠。典故、史事对常人而言无异于路障，但对钱先生来说，却如乘势破竹，有壮士横刀、灭此朝食之征服感。以钱先生读书之功深力厚，读黄鲁直诗不啻处处有别样的联想。这自是一种驰骋智慧的快感，是超常想像力与敏悟力所发动的一场场漂亮的攻坚战，鏖兵故纸，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这样的欣悦，必为他种快意所不能代替。清文论家东方朔《昭昧詹言》评黄诗谓“措语清高，不杂一毫尘俗气，读山谷诗，皆当以此求之，世间一切厨馔腥蝼意义语句，皆绝去，所以谓之高雅，脱去凡俗在此。”

山谷诗用典之多，也确如草地般无边，如星宿之闪烁夜空。他最推崇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认为诗贵用典的特质在苏轼那里“愈加发达”，在黄庭坚那里就更“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

心海
夜航

漏船载酒

语”。钱先生还认为较之西昆体，黄山谷诗的内容“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故对钱先生而言，山谷诗无异提供了一个大将驰骋的疆场，一间取用裕如的武库。

另山谷诗谓“三十年来世三变，几人能不化鹌蛙”，透着沉重的感喟。而钱先生冷眼热肠，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他的文化、创作在本质上与古诗人的忧患意识脉息相通。

钱先生文论本色是四通八达，骑驿通邮，全无陋儒的拘虚胶固，在极细微的地方也处处显示他这位文化超人、文化泰斗碧海掣鲸的智慧魅力；他之深爱山谷诗，当然也自有来由。

闲坐想起陆放翁诗

一般以为陆游诗爽丽直捷，风格豪放。他一生作诗甚多，在整个旧诗人里面其数量也要排在前几名，所以或以为在这多量创作的另一面乃是豪放有余而回味不足，或者一泻如注，减少了沉痛的分量。

以前所见仅限于陆游诗选本，至庚辰仲夏，在溽暑燥热里，把陆放翁全集浏览一遍，顿有别样的叹惋。原来所谓缺少韵味、一泻如注不免是一种误解，实则陆放翁原是抒写大沉痛、大悲悯的高手，这些诗非特量多，而且质高，四河九流弥漫浸灌，真所谓哀痛蚀骨，忧能伤人者，其间也就不难发现他和盛中晚唐几个时期的诗人的差别，那是一种气质气味上的异相之美，它反和清朝中晚期诗人有一种本质上的贴近。有清一代全面恢复古典各时期创作风气，从秦汉魏晋到盛中晚唐，各各投胎，转世标帜；更有影响面极广的宋诗派。但陆游和它们的缘分倒并非因为宋诗派的存在，而是血缘上的天然亲近，以哀痛为骨，悲悯为调，寄慨深深，如其“身世从来一蠹鱼”（《道山》）“海内知心人渐少，眼前败意事常多。”（《菱歌》）“一日日穷穷不醒，一年年老老如期。”（《杂咏》）“暮年多感怆，孤梦久不成。残灯暗无路，宿雨滴有声。”（《晓思》）“尘埃眯目诗情尽，疾病侵入酒兴疏。寄语莺花休入梦，世间万事有乘除。”（《潜兴》）至于他的《小院》“世事熟看无一可，古人

不作与谁评”，则与袁寒云诗“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中人”遥相对峙，大有击碎唾壶，由生活层面具体而微的哀悉上升到整个人生的悲慨。这大抵也是整个清朝诗人的集体下意识。殊不知，远在宋代陆游就开了先河，这种悲慨成为他诗的一种基调，差不多贯穿他整个有生之年的全部创作。

哀痛之所以分大小，乃以情绪哲学因素投入分配的轻重不同，如永嘉四灵之作，虽也不失为好诗，其哀痛到底细而小，紧而窄，扣人心弦的力量也相对较弱，而在陆游的笔墨情思里面寄慨深郁，干戈相寻、九宇鼎沸，即令红尘俗事，也显水深火热；人世无常，感触愈深。其哀痛本末俱大，又以其相当高明的艺术手腕加以放大定位，其感慨的哲学底蕴也因此根深积厚，这和《诗经》里面的一部分篇章，以及古诗十九首的那种终古不散的悲绪到底一脉相承。“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前辈不生吾辈老，恐留遗恨又千年。”（《文章》交叉对世事的失望，对未来的绝望。“换尽朱颜两鬓皤，流年如此奈君何……更余一恨吾知否，千载浯溪石未磨。”（《初归杂吟》）

2000年5月29日《参考消息》文章，认为宇宙最终会变成永恒冰冷的黑暗，当然，适于生命存活的状态还要维持一千亿年，这个长度也就长到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但是说到底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远存在的。这篇文章说，如果万有引力不足以阻止宇宙的持续膨胀，则它最终将变成一个黑暗而寒冷的世界，即衰变成一个漆黑一团的空间。有文明史以来的文学家和宿命论者认为没有人可以活着脱离生活的苦海——这当中实在包涵人类思维意识的精髓。根据宇宙的不确定因素涉及膨胀理

论，它始于一个像气泡一样的虚无空间，“爱因斯坦也只能对那些担忧世界命运的人说：至于世界的终局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着瞧吧！”看看，就连爱氏这样的英才彦硕也不得不发一滴飞沫之微的感慨。诗人的虚幻感又岂是偶然，岂是揣测？最高明的文学，之所以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因时间的推移愈见其精微奥博，乃因其大悲悯贯穿天地人种种极大极小的困扰，达而悲，悲而达。陆放翁诗即如此，牵想极广，挂念极深，如空阶夜雨，点滴到明，而其忧患隐隐然更与近现代科学发现相合拍，其中潜伏着永远的现在性和永远的未来性，高深圆融、博大悲鸣，这是人类的局限，剀切地表达这种局限正是人类精英起迷人悟的高明之所在。